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季風亞洲計畫第二期計畫先期考察：
古晉與坤甸

服務機關：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所

姓名職稱：張維安 教授

派赴國家：馬來西亞、印尼

出國期間：2009.8.20-26

報告日期：2009.8.30

目 錄

摘要.....	3
一、目的	4
二、過程	5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22

摘要

本次考察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中心「季風亞洲計畫第二期計畫先期考察：古晉與坤甸」。原訂考察地點為東、西馬來西亞兩地的田野，以及印尼的西加里曼丹等地。後因，西馬方面另有其他參訪安排，所以這次訪查地點主要以馬來西亞古晉（學術機構為 UNIMAS：砂拉越大學），以及印尼的西加里曼丹（坤甸，學術機構為 Pontianak State College for Islamic Studies）為主，以瞭解相關學術社群進一步合作的可能性。並觀察當地幾個研究議題發展的可能性，比如：當地華人文化在地化的現象、華人族群中的客家研究議題。關於前者，永安亭大伯公廟所領導的大伯公聯誼會，已經在馬來西亞各地訪問四次，意圖聯繫華人大伯公信仰，成為一個華人新的信仰分類，事實上坤甸的孔教華社總會之意圖，也有其一定的相似性，以孔教做為一種華人信仰的類屬，且為當地政府可以接受的一種信仰分類。關於後者，在砂拉越、坤甸、山口洋等地，觀察許多可以進一步發展的客家研究議題。這次先期訪查頗有收穫，對於後續研究計畫之提出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關鍵詞：馬來西亞，印尼，古晉，坤甸，大伯公，孔教，羅芳伯，客家

一、目的

本次出訪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季風亞洲計畫第二期計畫先期考察」，原先預定訪問兩個地區及學術單位為 1.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Malaysia Sarawak, 及 2.吉隆坡馬來亞大學歷史系。2009 年 8 月預定訪問時間為十天。

計畫擬定之後，因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正在規劃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幾個大學的訪問，為了避重複與資源的有效使用，改變了西馬的訪問安排，學術機構除了古晉的 UNIMAS 之外，在印尼坤甸則是訪問當地的 Sekolah Tinggi Agama Islam Negeri (STAIN) Pontianak (Pontianak State College for Islamic Studies)。The address: Jalan Suprpto No. 19 Pontianak。訪問時間則縮短為七天。

這一次訪查之目的在於瞭解婆羅洲（馬來西亞與印尼兩國）及雅加達（印尼）華人社會狀況，希冀有助於季風亞洲計畫第二期計畫之規劃與推動。本次先期研究訪查地區的相關位置圖（請參見圖一：古晉與坤甸相關位置）如下：



圖一：古晉、坤甸相關位置

訪查期間，在婆羅洲古晉與坤甸地區，以所拍攝具有 GIS 資訊的照片組成的地理範圍如下圖二，紅點地區為參訪過的重要地點，圖二為古晉的砂拉越客屬公會範例（圖二；砂拉越客屬公會），在程式操作之下，隨時可以點選各地的照片，以用來說明當地的現象，右上角為古晉的幾個地方。圖左下角為坤甸，坤甸沿海往上最上一個地點為山口洋，是少數有華人地方官的客家人聚集地區。本次先期訪查活動主要有詩巫永安亭大伯公廟團隊，台灣元智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劉阿榮博士伉儷，加拿大亞伯達大學人類學博士班徐雨村先生等同行，沿途討論獲益良多。



圖二；砂拉越客屬公會

二、過程

八月二十日

飛機未降，從天空已看到黃色河流蜿蜒於海邊平原的古晉，正像是在空中飛舞的彩帶，大地綠油油的，生機盎然，這個在砂拉越華人聚集的城市，美麗極了。之前，在西馬遇見詩巫或古晉的朋友，他們說，西馬的人總是問我們是不是住在樹上，可見不只是我們不瞭解這個華人開墾，所建設海外華人社區，連馬來西亞「國內」的人，也不一定瞭解。

照片一：獨立宮



到達當天會見了當地學者，UNIMAS 的周丹尼教授(Daniel Chew)，蔡靜芬講師 (Elena Chai，日本一橋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Jason (將於 2009 年秋天到日本京都大學讀博士)，以及一位在加拿大就讀的人類學博士的台灣留學生徐雨村先生(在詩巫進行田野研究)。交換意見並共進晚餐。夜宿獨立宮(Merdeka Palace)旅館(照片一：獨立宮)。

八月二十一日

參訪石隆門地區的客家社區(圖三：石隆門義山)。這是一個華人悲劇的場址。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曾經與古晉讀書會於 2006 年 10 月 29 日在古晉中華第一中學講堂聯合舉辦「石隆門華工事件研討會」，討論 1857 年石隆門華工事件經過、時代背景與失敗原因以及該事件的事件研究史料蒐集及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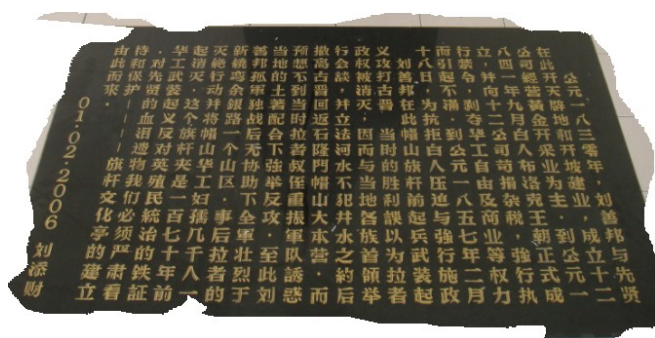


圖三：石隆門義山

通過 UNIMAS 的周教授及蔡靜芬等的協助前往參觀石隆門的義山、當地的國王廟，以及一處關於劉善邦的紀念碑。當地人多為河婆遷移過來的客家人，主要姓氏姓楊。2006 年 9 月 30 日由劉添財建立紀念碑：「開山始祖，反殖烈士，劉善邦英雄紀念碑，壯志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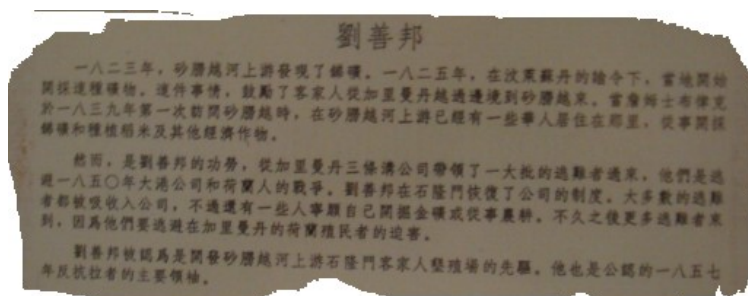
處紀念碑外下面有碑文說明紀念緣由。面對紀念碑文的左邊，另有一座木質旗台，三組旗杆插孔，已經蛀蝕不全，2006 年在旗台前由劉添財立碑紀念，碑文如下：「公元一八三零年，劉善邦與先賢在此開天闢地和開坡建業，成立十二公司經營黃

金開採業爲主，到公元一八四一年九月白人布洛克王朝正式成立，並向十二公司苛捐雜稅，強行執行禁令，剝奪華工自由及商業等權力而引起不滿，到公元一八五七年二月十八日，爲抗拒白人壓迫與強行施政 劉善邦在此帽山旗杆前起兵武裝起義攻打古晉 當時的勝利誤以爲拉者政權被消滅，因而與當地各族首領舉行會談，並立法河水不犯井水之約後撤離古晉回返石隆門帽山大本營。而預想不到當時拉者叔侄重振軍隊誘惑當地的土著配合下強舉反攻，至此劉善邦孤軍獨戰後無援助下全軍壯烈於新繞彎余銀路一個山區。事後拉者的滅絕行動並將帽山華工婦孺幾千人一起消滅。這個旗杆夾是一百七十年前華工武裝起義反對應英殖民統治的鐵證。對先賢的血淚遺物我們必須嚴肅看待和保護——旗杆文化亭的建立由此而來」(照片二：劉善邦紀念碑)。



照片二：劉善邦紀念碑

關於劉善邦的一些故事在華族歷史文物館裡面也有一些解說(照片三：博物館的劉善邦)：「1823 砂拉越上游發現了錫礦。1825 年在汶萊蘇丹的諭令下，當地開始開採這種礦物，鼓勵了加里曼丹的客家人越過邊境到到砂拉越來，[事實上]當詹姆士布律克於 1839 年第一次訪問砂拉越時，砂拉越上游已經有一些客家人居住在那裡。從事開採錫礦和種植稻米及其他經濟作物」。



照片三：博物館的劉善邦

「然而，劉善邦的功勞是，從加里曼丹三條溝公司，帶領了一大批逃難者過來，他們是逃避 1850 年大港公司和荷蘭人的戰爭。劉善邦在石隆門恢復了公司的制度，大多數的逃難者都被吸收入公司，不過還有一些人寧願自己挖掘金礦，或從事農工。不久之後更多逃難者來到，因為他們要逃避加里曼的荷蘭殖民者的迫害。

劉善邦被認為是開發砂拉越河石隆門客家人墾殖場的先驅，他也是公認的 1857 年反抗「拉者」(Rajah)的主要領袖」。

關於劉善邦的故事以及像華族文化協會所討論一些事情，本報告不再細說，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議題。

訪問劉善邦遺址後，回程參觀了一座三山國王廟，另外還參觀了壽山亭大伯公、華族歷史博物館、鳳山寺、亞答街等地，下午四點訪問「砂拉越客屬公會」。當地客屬公會與在詩巫所見相同，開會已經不使用客家話交談，而是使用華語，該公會著重事務為一般性的教育、獎學金、慈善等，並沒有特別針對客家語言或客家文化加以重視的觀點。這部分與過去在東南亞所見：以華人團結為前提，不著重在個別族群文化的強調，有許多相似之處。該會秘書長古佛保先生為當地首席部長的政治秘書。

八月二十二日

搭車前往 4.5 哩長途巴士車站（實際上是在 3 公里的位置），會合詩巫永安亭大伯公廟團隊（從詩巫開車或坐飛機過來），搭車前往坤甸。

從古晉出發約 1 小時半之後，過境海關前往坤甸（台灣護照可在此處落地簽證前往印尼，Visa on arrival，停留 7 天 10 元美金），印尼海關先是親切的替大家量體溫，然後才過海關，就在這個通關的時候，有許多 Money changer 服務，一些年輕人手握著印尼幣要幫大家換錢，據說兌換率比在城裡還要好，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在一共八個小時的巴士車程中，通過火耕仍然盛行的婆羅洲熱帶雨林區，在缺乏水電與交通系統的情況下，想像當地人的生活相當間原始與特殊。經過八個小時的車程，來到坤甸市區，住進一個還算乾淨高雅的旅館 Hotel Santika，這一趟車程的座位寬敞，好比飛機的頭等艙，可以在車上躺平睡覺，因此，嚴格說來並不疲累。晚上，飯後孫主席請大家吃當地的榴槤，感覺很特別。旅館的水是鹹的，據了解是因為這個時間是當地旱季的最後一個月，長期乾旱後地下水變成是鹹水。

中從古晉來坤甸的午餐，有些人吃當地的食物，但是也有朋友建議吃杯麵（杯子裝的泡麵）可能比較衛生，一杯五萬一千元印尼幣（350 馬幣=100 萬印尼幣，新台幣一元約合印尼幣三百元）。另外一個休息站停下來喝咖啡，商店提供的咖啡是沒有濾紙過濾的咖啡，咖啡豆打碎之後直接沖水飲用。

沿途可以看見，火耕的方式在當地仍然相當盛行，我們見到許多當地居民，先將工作面積的樹木砍下來，有些比較有用的木頭可能做成其他的木板，當地雖然沒

有電，但是有許多發電機，也有些用來作為店舖的照明，有些則可能用來提供處理木材的電力，這種情形可以在住屋旁邊到處散布木板的現象得到說明。火耕之後用來種植玉米或一些農作物，幾年之後再更換一個地方繼續耕作後，就觀察的現象來看，廢耕之後的耕地，很快就長起當地的樹木，這在當地應該是行之多年的生活方式，在人口稀少的婆羅洲不失為一個方法，只是有時候會將整片森林都燒焦。

沿路，看見騎著摩托車的年輕人，在我們的車子前面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是泥土路所以摩托車無法跟在汽車的後面，必須要離開車輛很遠的後面或跑到前面，交通看似很不方便，也難怪年輕人的外移。沿途沒有加油站，只看見一些簡易的塑膠桶裝著汽油，在路邊販售，這可以算是簡易的加油站吧。

八月二十三日

這是在坤甸的第一天，這個城市在一七七一年建城，目前人口約六十多萬，是一個比新竹人口還多的城市，地點正好就在赤道上面，終年高溫。坤甸當地的話是女鬼的意思（Kutianak），但是就中文來說，坤是女地，甸則是城郊之外的地，坤甸這名字在華人移民初期頗為貼切。

早上主要的目的是前往坤甸北邊約三個小時的一個華人佔多數的城鎮：山口洋（Singkawang）。這裏的華人多數是從河婆來的客家人，據說這裏是少數有華人市長的城市，沿途看見許多培養燕窩的建築物，使用科學的方式，製造燕子的聲音，吸引牠們來築巢。道路的兩旁，有水稻、椰子、香蕉、可可、紅毛丹、榴槤，以及各種熱帶水果，這真是一個物質豐富的人間天堂。在坤甸與山口洋之間，據說沒有定期的公共汽車，但是有民營，沿路攬乘客，而且可以隨時下車的「客運」交通工具。

山口洋（60%為華人，其中90%為河婆客）是一個介於群山和海洋之間的平原，和沿途其他村落比較起來，較為整潔也更衛生，在車上看過去，除了廟（如湄洲古廟），還有偶然間在房子外面看到的天公爐外，已經無法從外表看出華人居住形式的特色。沿途所見房屋多數是鐵皮屋（一些是生鏽的，一些是新的，也有一些是防鏽處理過，而具有瓦的波浪表面的鐵皮屋）。在當地，除了湄洲古廟之外，因為河婆客家人多，所以有兩個三山國王廟，另外還有媽祖廟、觀音廟，三保（鄭和），但是據說沒有孔廟。

山口洋的華人神廟代表們，在一家海鮮餐廳歡迎我們，在午餐前先於該餐廳的會議室舉行一場交流會。由於當地人平日多以客語交談，因此推派華語流利的山口洋教育聯合會主席黃錦陵先生擔任主席。砂拉越詩巫永安亭大伯公廟孫春富主席致

詞時指出，該廟正在推動南洋大伯公節（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這是大伯公的生日，雖然大伯公也有在其他日期生日的，例如二月二日，八月十五日，特別六月六日生日的則是有夫人的大伯公（照片三：六月六日生日的大伯公）），去年已經在民都魯舉辦過第一屆大伯公節，這次特別來邀請當地大伯公團體參加 2010 年在詩巫舉辦的第二屆大伯公節，目前正在推動大伯公廟聯合會，這個現象是一個值得觀察的田野。

有些資料顯示，這裏每五個女孩子，她就有一位嫁到台灣。因此我們也做了一點非正式的訪查，得到的回應確實有許多人的小孩都在台灣，更巧的同行的劉阿榮院長在出發前一天，就在中壢載了一位去拜訪姐姐的山口洋女子，歡迎會的主席黃錦陵先生自己便有三個孩子在台灣。關於嫁到台灣的三口洋小姐，有幸福的，也有不幸福的，聽說有一些偷偷的跑回來三口洋，因為丈夫愛喝酒打老婆（過去也有一些學者來這裡做過研究，其中李金鎮先生提供了來這裏做過研究相關學者名單）。



照片三：六月六日生日的大伯公

在山口洋，除了現場的交流之外，我們還去參觀了中央大伯公，獲贈紅色的帽子和衣服。在福律水口大伯公廟右邊的一個大伯公神位，我們發現有許多稱之為「伯」的神為，這使得羅芳伯名字中的「伯」字究竟是不是名字的一部份的議題，變得更加的複雜。

在參訪的過程中，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訪客開始燒香拜拜的時候，當地的廟祝便會打鼓、敲鐘。

八月二十四日

早上前去參觀天后宮（照片四、五：參訪天后宮），該廟的一位曾女士（經營文

化書局) 介紹自己常到台灣，並負責佈置該廟裝飾及神像金身之整修，這座廟的位置在老埠頭(Pontianak)，華人居民主要是潮州人；在河的對面為新埠頭(Siantan)，傳統上已經是城外了，主要居住的華人是河婆的客家人。

感天大帝，在族群分類中屬於客家人的神，在這裡可以看到「大伯公在上面，神桌下面另外有土地伯公」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好幾個地方都看到，類似的現象可以說明大伯公並不是由土地公「升級而來的」，大伯公應該被視為當地神祇的一種新的發展。不知道是怎樣的原因，土地公的神像很多，有些就放在置物架的上方，和其他雜物擺在一起，這種現象和台灣獅潭看到的土地公「聯合辦公的現象」極為相近，相同的，在檳城浮羅山背的水口大伯公廟，也發現有許多的神像被集中在破廟中，東倒西歪的或坐或倒。不過就觀察所得，我們發現到處都有新建的廟宇，只可惜這些舊的神像，沒機會在新的廟中被收留，只好流落到置物架上。



照片四：參訪天后宮



照片五：參訪天后宮

中午前拜會 Sekolah Tinggi Agama Islam Negeri (STAIN) Pontianak (Pontianak State College for Islamic Studies)。雖然是一個回教研究的學府，但有幾位教師自稱是華裔的學者，不過並不會說華語或中國原鄉的方言，其中院長 DR. HAITAMI. SALIM.

M. AG, 告訴我們他是潮州人，中文名是林梧桐（照片六：訪問STAIN交換禮物）。接待我們的 Zaenuddin H. Prasajo（照片七：訪問 STAIN），送給我們一本關於西加里曼丹媒體中暴動的分析。這個校園當天沒有學生，感覺非常的寧靜，來參加的教師約有二十幾位，但多是年輕的學者。來到這裏，讓我將今年暑假在中國泉州海交博物館所看到的伊斯蘭人在中國的墓碑展覽聯想在一起。這個單位有教育系、法律系、社會科學、族群研究等單位。從報告中得知西加里曼丹的族群組成大約如下：

Bugls 2%

Chinese 12%

Dayak 47%

Javaness 3%

Madurese 3%

Malay 30%

Sunda 1%

Other 20%

過去我們所閱讀的華人文化的研究，似乎是將華人團體作為一個在沒有和其他團體交流的團體來分析，甚至以保留多少華人文化，作為驕傲的根據。在當地的座談中，多少有一些感覺是，這些伊斯蘭教背景的學者，認為華人團體對其他族群不夠開放，不過他們也指出，其他族群對於華人也有許多刻板印象，例如認為華人都非常的富有，實際上他們也知道華人中也有很窮困的，這些形象說明族群之間的互動、了解還有再進步的空間。



照片六：訪問STAIN交換禮物



照片七：訪問 STAIN

下午訪問西加孔教華社總會（照片八、九：訪問西加孔教華社總會），由李其麟總主席負責接待，特別強調在坤甸六十多萬人口中，華人約有二十萬左右的相處之道：以和為貴。特別是提到過去因為印尼政府，由於反對共產黨，對華人有許多不利的政策，有些朋友也因此而犧牲。在一個對華人不利的環境之下，許多社團的主持人放棄了社團，後來由華社來接手（包括早上參觀的天后宮），該社的主要的目標是救災、慈善，但是不談政治。1978 就開始有總會，1992 年建好現在的總會，一共有五十八個團體會員，採取民主投票方式選出總主席。李主席指出，印尼當局在 2006 年 1 月 24 日才正式承認孔教的存在（也就是作為一種宗教的選項，每個人都需要選一個自己的宗教信仰）。



照片八：訪問西加孔教華社總會



照片九：訪問西加孔教華社總會

據稱，在印尼人們需要選擇一個宗教類別，華人普遍信仰的民間宗教、道教並沒有被承認為一個類別，只是孔教作為一種宗教的分類已經受到印尼政府的承認。這裡的孔教，雖然尊稱孔子，但是孔教更像是統合華人宗教的一支大傘，像馬來西亞的大伯公信仰，在政府的分類中成為一個類別。其中孔教主席朱必琳(SUTADI, S.H.)，他是一位律師，已經擔任 30 年主席，不能說華語，但能說流利的客家話和潮州話等華人方言，他說他不懂孔子。

今天的另一個行程就是參觀赤道標誌（照片：訪問赤道標誌），在這裏可以清楚的做到腳踏南半球和北半球的神奇現象，也見證了在印尼看到的第一個文化產業：販賣參觀赤道標誌的證書，我們也買了一張



照片十：訪問赤道標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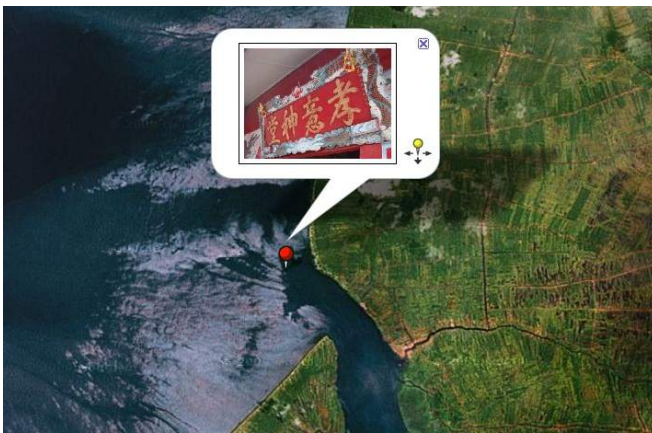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五日

今天早上有三個參觀的行程，第一個是到咬呷港 (Sungai Kakap) 拜訪兩座神廟，其中「玄武真壇」（前殿）與「孝意神壇」（後殿）建在海中，團員乘船出海二十分鐘抵達該廟。這座廟的建立和當地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廟的基座建立在淺灘的海中，船隻開往廟的途中，兩邊可以看見用竹籬圍成的捕魚設計，在朝向大海的一

面，由兩面竹籬構成一個出口，兩片竹籬的上方有一個小屋子，我認為這是廟的原型。可能爲了照顧魚貨，漁夫經常停留在這間小屋之內。其中有人供奉神明並擔任乩童，解決了附近華人的需求。由於靈驗，有一位經營橡膠業的陳志忠先生獲得聖杯，捐款蓋了這座廟，目前由其弟弟陳志宏爲管理人，陳先生在城裡開設餐廳並販售冰淇淋，生意不錯，中午還請團員用餐。



圖四：咬呷港大伯公位置



圖五：孝意神壇位置



照片十一：咬呷港玄天上帝



照片十二：咬呷港攔魚的竹籬



照片十三：海上的玄武真壇

從海上的玄武真壇回來，港口有一種規模龐大的華人廟宇，供奉感天大帝，玄天上帝和廣澤尊王。室外的香爐上面刻有「咬呷港伯公廟」字樣。

離開咬呷港，順路參觀孔教華社總會的義塚（照片十四：孔教華社義塚）。在那裏正在準備一條「洋船」，將在中元節焚燒，就像臺灣燒王船的儀式一樣，只是目的地不同。據了解，過去燒船的目的是要超渡此地移民的鬼魂，因為他們未能葬於原鄉，也就是載這些鬼魂回故鄉去。時代漸漸改變，說法也有變化，目前的說法是將這些鬼魂載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在義塚的最前面幾個墓碑，可以發現許多建於一九六八年的墓碑，這可能跟「九三〇事件」有關。1967年發生華人大屠殺事件（照片十五：一九六八年墓碑）。



照片十四：孔教華社義塚



照片十五：一九六八年墓碑

下午，我們去淡水港參訪「蘭芳公館」。從坤甸去大約一小時車程，由孔教朱主席開車帶我們去（46歲的朱主席正逢1967-2000年間印尼禁止華文教育，所以不諳華語，但是其小孩現在都在補習讀華語）。另外還有兩位國際日報的記者帶路。從淡水港的路牌進去，只有小車才能進去，大約五分鐘，可以看到一枝旗杆，上面並沒有旗幟，旗杆是原木色，沒有油漆，倒是基座似乎是剛剛整修過，漆上了紅色的油漆，刻在上面的字也因為油漆的關係，而無法清楚辨認（似乎可以看到清同治等字樣）（照片二十：蘭芳公館前旗杆）。



照片十六：蘭芳公館



照片十七：研究團隊



照片十八：蘭芳公館前旗杆



照片十九：蘭芳公館內浩氣長存

旗桿的位址正好是在蘭芳公館大門的左前方，蘭芳公館由當地標準的廟宇顏色（紅色和黃色相間）所構成，掛在門口的「蘭芳公館」四個字（照片十六：蘭芳公館），看起來像是新的，團隊在這裡拍了一張團體照（照片十七：研究團隊），紀念這一趟不易的行程。進入大門是一座跨越半月池的拱橋，這是到西加里曼丹來第一次看到「半月池」。根據內部的照片來看，這座半月池和拱橋是在 2009 年 2-3 月之間新建完成的，我們還沒有確定在這之前是不是有舊的拱橋和半月池，但我已可以肯定的是這座廟宇最近剛完成整修。

蘭芳公館裡面神桌上供奉著羅芳伯的畫像，上聯寫著「浩氣長存」（照片十九：蘭芳公館內浩氣長存），我們給他上了一炷香，心情複雜，凝視著這位傳奇的石扇堡客家人，迴響著張永和等羅芳伯傳裡面的對話，想像著和荷蘭人對手的艱辛。畫像兩邊的對聯說明了他的心情：

逢迎遠近逍遙過

進退過還道遠通

參觀蘭芳公館後，我們和附近的住家進行一些交談（照片二十：與廟旁人員交談），當地居民仍然熟悉使用客家話交談，其中有一位宋先生向我們招手，並提供我們一些他所收藏的資料，可見當地人對於羅芳伯仍然感到興趣，雖然他們就住在蘭芳公館旁邊，但是他們並沒有關於羅芳伯的第一手資料，也無法詳細的敘述羅方伯的故事，就是連已經成為家常的說法，也無法說得出來。

我們順便考察了蘭芳公館的後邊，不但沒有五星石，同時也沒有化胎，不是想像中的梅州客家建築。當地人說，這個地方原來是用來當倉庫，或者用來關人犯的，後來才變成了紀念羅方伯的地方。



照片二十：與廟旁人員交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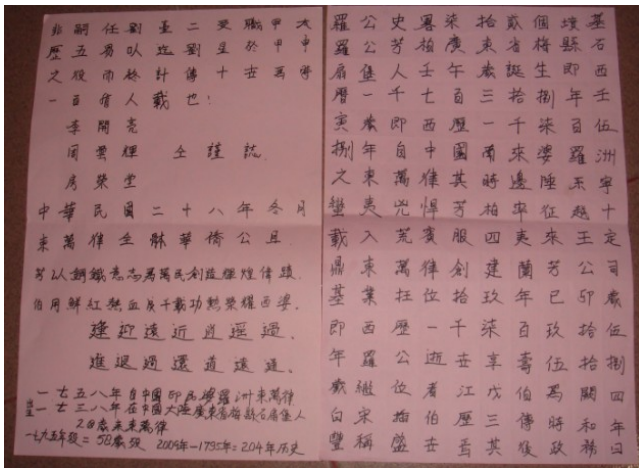


圖六：蘭芳公館位置圖

除了淡水港之外，據說在松柏港和東萬律還有一些和羅芳伯有關的歷史遺跡，例如墳墓，聽說羅方伯有七十二個墳墓，甚至傳說幫他建墓的都沒有活口，此這種耳語，和大唐總長的印象相差甚遠。

離開蘭芳公館後，接著參觀了胡椒港福德祠（照片二三：湖（糊）椒港福德祠），¹我們很幸運的訪問到媽祖廟裡的蔡先生（照片二二：提供羅芳伯抄本的蔡先生），他將傳抄的羅芳伯資料，借給我們拍照。該資料一開頭就提到羅芳伯有七十二個墳墓，令人印象深刻（參考照片二一：羅芳伯事跡抄本）。

¹ 正確的名稱應該是胡椒港，徐雨村先生指出該廟的籤詩所印為胡椒港。



照片二一：羅芳伯事跡抄本



照片二二：提供羅芳伯抄本的蔡先生



照片二三：湖（樹）椒港福德祠

晚間，與劉阿榮、徐雨村等於 Bamboo Cafe 訪問甲必丹孫春富主席關於詩巫大伯公節的規劃以及大伯公對華人文化的意義。

八月二十六日

一大早，花 75000 印尼幣到機場（Supadio）（照片二四：SUPADIO 機場），飛雅加達會見印尼華人作家協會主席袁霓女士及李南生先生（照片二五：雅加達與袁霓、李南生）。知悉印尼客家主要分佈在邦加勿哩洞、坤甸、山口洋、雅加達、萬隆、棉蘭、亞齊、泗水。在這次交談中，進一步確定印尼人是以大伯公廟來稱呼一般的華

人寺廟，所以印尼應該有一千多間的大伯公廟。印尼最多廟的地方，在巴淡(Batam)，民丹(Bintan)，金德院有400年歷史，附近有許多廟宇，特別多與職業有關的神，如藥王公(中醫)。也談到一些羅芳伯的事蹟，據了解有一些華人刊物也許有一些說明。但我相信，很少是地一手的資料，羅芳伯的研究，可能需要回到清朝的中國歷史資料或荷蘭文的文獻中。



照片二四：SUPADIO 機場



照片二五：袁霓(左三)、李南生(右一)於雅加達機場

三、心得及建議事項

關於三口洋客家社區的研究，可以組織一個團隊，包括經濟環境、人口、語言、宗教、教育以及其他專業的學者，在當地進行一兩個星期的調查，完成一本初步的三口洋研究報告，將有助於對當地客家社群的理解。事實上目前客家研究在西加里曼丹，已經陸陸續續地展開，其中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的學生在這裏做過調查，也有

一些老師曾經到訪西加里曼丹、砂拉越以及沙巴等地。

關於東南亞，特別是東馬這邊的華人研究，當地還不是很多材料，客家研究也還沒有受到重視，但有許多華人研究社團有如台灣的民間學者值得重視，這裡有需許多華人文化、認同脈絡的議題，值得進一步研究。例如，在地化發展之後，當地華人的落地生根，已經漸漸形成當地的一種特色，這部分很值得思索，其中以詩巫永安亭大伯公廟為首的大伯公信仰，與西加里曼丹的孔教總會為華人信仰分類的發展，特別有意義。



照片二六：消失了的 eng gang gading



照片二七：準備搭機來台的印尼勞工

婆羅洲作為一個人間的樂園，在開礦、殖民統治、資本主義入侵等過程中，環境變遷是一個急需思考的問題，在當地橋頭的 eng gang gading（犀鳥，hornbill）早已消失（照片二六：消失了的 eng gang gading），在人來人往的橋頭，憑弔雕像，頗具意義，只是不知道多少人受到啓發。經濟發展與環保是這個國家、社會的一項重要議題，在這一次的參訪中，我們發現當地的電力相當不足，並且有隨時停電的現象，會議中一度停電，當地人已經習以為常，但是政府似乎也不願意開放外來電力公司的投資，可能有一些依賴理論的國家發展的反省在其中，在發展和自主的兩難之中作考慮，發展政策可能正在考驗這個赤道上的美麗國度，這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最後一天，我們來到雅加達，飛台北的華航班機，有排隊來台的印尼勞工（照片二七：準備搭機來台的印尼勞工），另外機場 WWF 基金會的捐款義工，所展示的婆羅洲熱帶森林與野生動物的困境，不禁讓我們將這經濟發展與環保兩件事情聯想在一起，其實這也是一項人類所面臨的共同議題。

這是一次研究計畫的先期考察，對於後續的研究思考，頗具意義。